

會心當處即是、泉水在山乃清

——閩臺馬新弘法高僧會泉法師傳

杜忠全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會泉法師（1874-1943）是 20 世紀上半葉閩南佛教的重要人物，無論是面向在家信眾的通俗弘法，或針對出家佛教之僧教育等兩大領域，會公都做出了影響深遠的工作，故而在中國現代佛教史的革新主流方面，佔有一席無可取代的顯著地位。此外，他在 1938 年日軍侵占廈門的歷史時期，堅決抗拒日方特務的徵召以出任偽職，轉道香港而南走馬新，最後圓寂於檳榔嶼，成為大馬漢系佛教南來高僧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會泉法師在暮年時期南來，並於二戰期間在馬新各地弘法，最終駐錫檳嶼，成為升旗山下妙香林寺的開山住持，前後雖只得短短的五年，但無論是其生前或捨報圓寂之後的數十餘年，都對大馬佛教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針對會泉法師南來之前對閩南佛教的推動，論者多有關注，但南來之後對大馬漢系佛教的影響，卻缺乏專文討論。本文一方面梳理大師一生的重要行跡，另一方面則在有限的史料中挖掘其南來事蹟，從而勾連馬中佛教的關係。

關鍵詞：會泉法師、現代中國佛教、閩南佛教、僧教育、馬新漢傳佛教



Reverend Hui Quan—The Eminent Monk in Minnan and British Malaya

Teong-Chuan Toh

Ph.D. Candidate,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Malaya

Abstract

Reverend Hui Quan (1874-1943) was the dominant leader in Minnan Buddhism before 20 century. He was not only skill in popular preaching, but also tribute to the *Sangha* education. He had been accessed a dominant and un-replaceable seat in the modern Chinese Buddhism's revolution.

In 1938, the Japanese Army occupied Amoy. His leadership in Minnan Buddhism had induced Japanese Army to arrest him, as a symbol of allegiance of Buddhist leader to Japanese Army. He declined to do so and fled to British Malaya. His passed away at Penang. The fleeing monk became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personages of Malaya Chinese Buddhism.

Hui Quan had arrived in Malaya at his old age. He was preaching the Dharma throughout Malaya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Finally, he stopped at Penang. He was the founder and first abbot of Beow Heong Lim Temple at Hill Railway Road, Penang. His influence to Malaya Chinese Buddhism could not be ignored albeit he only staying 5 years in Malaya.

The impetus of Hui Quan toward Minnan Buddhism has attracted the concerning of the researchers. Even though, his story in Malaya is still



leaving untold.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elaborate the saga of the dominant Buddhist leader, especially telling his life in Malaya, with the limited sources. This might help in building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Malaya.

Keywords: Hui Quan, Modern Chinese Buddhism, Minnan Buddhism, *Sangha* education, Malaya and Singapore's Chinese Buddhism



一、前言

「會心當處即是，泉水在山乃清」是弘一大師（1880-1942）於1933年駐錫閩南時書贈會泉法師（1874-1943）的聯語，¹此一分別以會公表字之上下字來作首字的聯語，後來在會公圓寂之後，一直以弘一大師書體的形式與會公法相一起刊布流傳，見證了民國時期會泉與弘一兩位大師在閩南的一段深厚情誼。

誠然，會公法師的一生多在閩南度過，無論是面向在家信眾的通俗講經弘法，或針對出家佛教之僧教育等的兩大領域，乃至在修建道場整頓教制等諸多方面，他都做出了影響深遠的工作，故而，在中國現代佛教的復興與重建方面，他也深為有識者推尊，許為與近代中國佛教四大師的弘一、太虛（1889-1947）等兩位大師一般，占有無可否定的重要地位。²但是，因太平洋戰爭的大時代因素，致使會公法師在其住世的最後幾年不得不去國南遷，最終於日本占領時期在檳榔嶼升旗山麓的妙香林寺捨報，從而成為大馬漢傳佛教的南來閩南高僧之一。

會公法師一生的佛教事業基地主要是在閩南，但其直接影響卻及於福建對岸的臺灣島，³尤其他生命的最後段落，主要卻是在包括新加坡在內的馬來半島，以及英屬緬甸、荷屬蘇門答臘島等東南亞諸地區

¹ 按于凌波〈泉州承天禪寺會泉法師傳〉曰：「民國22年（1933年）春正月，弘一大師在廈門妙釋寺開講《四分律含注戒本》，是年會公年屆花甲，每日列席聽講，對弘一大師更為心儀，老輩風範，有如是者。而弘一律師對會公則以長老尊之，他嘗有聯贈會公曰：會心當處即是，泉水在山乃清。聯後附注云：『印月法師歸臥虎溪，書此以呈之。後學月臂，時庚午居豐州。』印月是會泉法師的號，月臂是弘一法師的筆名之一；庚午是民國19年（1930年），豐州是泉州南安縣的古稱。」見于凌波2000，頁189。

² 仁俊法師在〈會公老法師最值得我們仰效的四點〉一文中說：「現代的中國僧寶中，論名望雖不甚大，而其對整個中國佛教實際貢獻卻非常大的，是閩省的會公老法師。」見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1966，頁60。

³ 有關會泉法師對臺灣佛教的影響，容後再述。



隨緣弘法；因此，在其生前身後，都予以馬新佛教一定範圍的影響。針對會公法師南來之前對閩南佛教的推動，論者多有關注，但南來之後對大馬漢系佛教的影響，卻缺乏專文討論。本文一方面梳理大師一生的重要行跡，另一方面則在有限的史料中挖掘其南來事跡，從而試圖勾連馬中佛教的關係。

二、參學過程綜述及其時代背景

（一）參學生涯

會泉法師出生於清同治 13 年（1874），時為歲次甲戌 8 月 15 日，其俗家姓張，名侃，福建同安縣（現為廈門市同安區）小西門人；光緒 18 年（1892）離俗出家後，法名明性，表字會泉，別號印月，自署華滿，又號華藏，晚年自稱蓮生老人、蓮生道人等。⁴

會公俗家世代務農，其父張善績公，母吳氏，據知乃地方望族之女，幼承庭訓，知書達禮，鄉人皆稱其賢淑。會公家有兄弟二人，公居其次，最初嘗入書塾接受文化啟蒙教育，後乃因家貧而被逼輟學。7 歲（虛歲，下同）時因突遭父喪，家裡因此頓失經濟支柱，公遂隨母兄遷至廈門市謀求生計。殆至年歲稍長，公乃協同兄長從商。光緒 13 年（1887），會公年 14，其母復因長期操勞致病而辭世。短短數年間連遭失親之痛，遂使他深為體會了人事無常，並促使他萌發剃髮為僧的念頭。

光緒 18 年（1892），會公年 19，往投廈門名剎虎溪岩寺，依寺主善溫和尚披剃出家。翌年滿 20 歲，乃往閩南漳州龍溪縣（即今薌

⁴ 此主要據其弟子廣義之〈會泉大師簡譜〉及未署作者名之〈閩南佛學院創辦人會泉大師生平〉二文整理，前文見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1966，頁 8-26；後文見心雄 1989，<http://www.nanputuo.com/nptxy/html/200612/1814265981899.html>。下文的有關年份如未另加註明出處，皆按上述兩文所記。



城區)南山崇福寺,禮佛學老和尚受具足戒。會公在佛學老和尚座下受具足戒,與後來的閩南名僧轉道法師(1872-1943)乃同一戒壇,兩人遂為戒兄弟。受具足戒之後,會公體會得,戒律的學習為養成僧人品格的重要軌範,遂復依止堂頭和尚佛乘和尚(1834-1912)學習律儀。彼時,會公時常到廈門首刹南普陀寺,向寺主喜參和尚(1848-1911)請益佛法,道業乃日漸增長。

到了光緒 20 年(1894),會公年 21,在成為正式僧人,並經過一定時日對戒法律儀的學習之後,他乃依循禪宗叢林養成僧人品德與修為的傳統模式,辭別師長出外行腳,參訪有修有德的諸山長老,以進一步增進道業。

買舟楫離開閩南赴外參學,會公最初到寧波太白山天童寺。天童寺乃當時的禪宗四大叢林之一。⁵江浙叢林一般夏講冬禪,會公於此先聽諦閑法師(1858-1932)講《妙法蓮華經》;諦閑法師乃天臺名宿,會公於其座下聽經參學,於是乃發心學習天臺教義,入冬則進入禪堂參究。翌年夏,會公渡海朝禮南海普陀山,聞印光大師在普陀山法雨寺駐錫,乃至彼參謁大師,復而返天童寺,聽幻人老法師講《楞嚴宗通》,冬天復進入禪堂參禪,時公與圓瑛法師(1878-1953)為同參。在此前後三年,會公皆住天童寺,參宗兼學教,俾學理義解與修行實踐互為印證。

到光緒 23 年(1897)離開天童寺之後,會公便轉赴鎮江焦山的定慧寺,聽智通老和尚講《楞嚴經》。是年冬天,會公在當時中國禪宗首刹的金山寺參禪,參究生死根本,時與虛雲和尚(1840-1959)為同參,一起參究生死根本。此後的連續三年,會公都在禪宗重鎮金山寺參學。到了光緒 26 年(1900)春,會公一度到悅州,在那裡聽賢首宗耆宿月霞老法師(1858-1917)宣講《楞嚴經》,並依之學習

⁵ 太平天國之後的禪宗四大叢林包括寧波天童寺、鎮江金山寺、揚州高旻寺與常州天寧寺等。



賢首五教儀，同時前往安徽九華山朝禮地藏菩薩真身塔。會公於九華朝禮時感於菩薩的深徹悲願，乃發宏誓願，願效仿地藏菩薩的深徹悲心，不畏苦趣廣度諸有情。

是年冬，會公仍返金山寺打禪七。據知，會公於此次禪七獲得甚深的體驗，嘗曰：「其時身心泰然於定境中，浩浩然，蕩蕩然，一段靈明耀朗然於心目之間，整個身心世界融入於無所得之大光明藏中……」。⁶

光緒 26 年（1900），鎮江金山寺的冬季禪期結束之後，經過六年的時間在外行腳，參訪諸山並參宗學教之後，會公便結束此第一階段的參學。翌年（1901），公便返回廈門南普陀寺。兩年之後（1903 年），會公獲南安雪峰寺喜宗老和尚付與正法眼藏，成為禪宗臨濟法脈黃檗山下喝雲派法裔。

光緒 31 年（1905），會公再次離閩赴浙，仍到天童寺聽道階老和尚（1870-1934）講經，此中包括唯識、因明等諸經典。在這期間，會公一度赴杭州靈隱寺，聽慧明老法師講《金剛經》；次年返天童，會公在此與太虛大師同席聽《法華經》，並與圓瑛法師等三人一起立「因明三比量」；⁷虛大師是浙僧，圓瑛法師是閩僧，會公在江浙參學期間與兩位近代佛教大師結下法緣，為日後在弘法事業上的合作埋下了伏筆。

此次會公短期赴浙參學，時天童寺住持為敬安和尚（1852-1912），對二度來天童參學的閩南僧人會公法師特加器重，許會公為未來龍象。光緒 32 年（1906）秋，會公乃結束短期參學，復返閩南。

由此可見，在新式的僧學堂普及化之前，傳統佛教的僧人養成教

⁶ 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 1966，頁 11。

⁷ 太虛 1971，頁 24。



育，除了在叢林中潛心參究與修行之外，便是赴外行腳聽經請益。會公披剃出家後的學習，便是依循此傳統路線而完成的。

（二）大時代背景

會泉法師出家並完成在外參學，回到閩南參與道場職務之後，正巧值遇近代中國佛教面對第一次廟產興學風潮。

光緒 24 年（1898），清廷洋務派的張之洞刊布《勸學篇》，提出辦學興邦的灼見，而天下學堂則「可以佛道寺觀改之」的廟產興學之議。按張氏的主張，「今天下寺觀何止數萬，都會百餘區，大縣數十，小縣十餘，皆有田產，其物業皆由布施而來。若改作學堂，則屋宇、田產悉具，此亦權宜而簡易之策也。」此廟產興學之議之所以如此提出，源於張之洞目睹西方教會挾帝國船堅炮利之優勢源源湧入，為了保國安民，認為「方今西教日熾，二氏（按：指佛道二教）日微，其勢不能久存」。針對佛道二教的頹勢，他說：「佛教已際末法中半之運，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憂，若得儒風振起，中華義安，則二氏固亦蒙其保護矣。」⁸張氏之表面意圖，是欲以振興儒學來達到中華文化與邦國之復興，並以此來與源源湧入的西學與耶教相抗衡，認為倘能如此，亦能維繫佛道二教的微弱命脈。⁹《勸學篇》一出，並且取得朝廷的認可之後，到了光緒 27 年（1901），滿清朝廷正式向各省、州、府、縣等各級地方政府下達了廟產興學令。在此廟產興學令之下，佛教寺產開始遭受各地鄉紳的侵占，自此觸發了近代中國佛教的第一次廟產興學風潮。¹⁰

中國佛教的叢林道場經歷代統治者的給田賞賜，後來大多積累了豐厚的寺產。在當時社會與國庫都經濟破產的情況下，教界的豐厚寺產引起各方的覬覦。而且，自乾隆 19 年（1754）正式通令廢止度牒，

⁸ 張之洞 2002，頁 40-41。

⁹ 實則倡議廟產興學者與歷代反佛者一脈相承，詳見鄧子美 1996，頁 106。

¹⁰ 參劉成有、梅海子 2004，頁 93-94。



讓實施一千餘年的度牒制度取消之後，出家人口尤其大幅度增長，但因考經制度的取消，僧人的文化素質卻反為大幅度滑落。因此，清代末期的中國佛教所面對的內外交逼窘境，乃是會公完成一個僧人的學習階段，並且投入弘法度生之時所面對的客觀環境了。

近代中國佛教的第一次廟產興學風潮於滿清末期發軔，喧嚷多年之後，直至辛亥革命後仍未得平息，最終以八指頭陀敬安老和尚於民國元年（1912）冬背負教界的殷切期望，到北京上訪北洋政府，向有關部門負責人力爭不果而激憤辭世，造成教界群情激昂。執政當局為平息情緒激昂的教眾，乃循情允諾不調取寺產，改由各寺廟道場個別撥用寺產來興辦僧俗學堂。此事拖沓多年，會公身在其中，當深有感觸。此外，此期間正是滿清末世，東西洋列強環伺，意圖魚肉中國，國家社稷正值存亡之秋，而辛亥革命後百廢待興，加之新舊制度乍然轉變，佛教界自然也需要調整步伐來面對新的社會形勢。

因此，宣統 3 年（1911）秋，會公 38 歲，趁遠赴山西朝禮五臺山文殊道場畢，入冬則至圓瑛法師住持的寧波接待寺，並在此與圓瑛、太虛等二位法師晤談；值此辛亥革命事起，廟產興學一案懸而未決，國家社會尤其面臨一大變局之際，三位青年法師乃共襄討論佛教大事，以圖共同振起教運，挽回已呈頹勢的中國佛教。¹¹按此而言，會公雖在傳統叢林中養成僧格，但處身在變局的大時代，他自始即深刻體會佛教在時代夾縫中的艱難處境，非興革無以延續命脈也。

¹¹ 印順法師於《太虛大師年譜》中華民國元年（1912）下記此事曰：「春暮，至寧坡；訪圓瑛於接待寺。在甬時，晤禪友會泉……。」見印順 1991，頁 55。惟廣義法師之〈會泉大師簡譜〉則將此事記為宣統 3 年（1911）冬，見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 1966，頁 14。前後兩說稍有差距，未知何者為然，故此處姑存二說。



三、法脈師友

會公於光緒 18 年（1892）投廈門名刹虎溪岩寺住持善溫和尚披剃出家。廈門虎溪岩寺位於廈門思明區東北的玉屏山麓，原寺廟始建於明代萬曆朝（1602-1620）晚期，為當時的廈門名士池顯方所營建，因該寺位處玉屏岩之上，故名玉屏寺。但是，該寺後來為明末的戰禍所毀。入清以後，迨至康熙 40 年（1700），福建水師提督吳英乃獻捐俸祿，發願在原玉屏岩上重新營建道場，並禮聘閩南晉江籍的元飛和尚前來主持建寺事宜，於是乃有虎溪岩寺。

營建虎溪岩寺的元飛和尚屬閩北福清縣黃檗山萬福寺法脈，為明末時期渡海赴日本廣傳禪法，並且在彼扶桑之國開創禪宗黃檗派之隱元禪師（1592-1673）的第 4 代徒孫。因此，康熙年間在玉屏寺舊址上重新營建的虎溪岩寺，即以元飛和尚為開山祖師，直至善溫和尚接任住持的光緒年代，該寺所承傳的臨濟宗黃檗法系，在有清一代可說傳沿不輟。該法系直至善溫和尚為第 11 代，會公為善溫和尚的剃度弟子，按此則為黃檗山元飛和尚下的第 12 代後裔。沿此黃檗法系，會公以下的剃度弟子則是「宏」字輩，再往下傳則相繼為「開、向、上、宗」等字輩。¹²

剃度方面師徒相承的法系脈絡之外，會公亦於光緒 29 年（1903）獲雪峰寺喜宗老和尚傳法，接續另一支臨濟法脈。泉州南安雪峰寺所承傳的，¹³乃是明末時期中興黃檗山萬福寺之隱元禪師之師費隱通容

¹² 佛緣資訊網，廈門虎溪岩寺，<http://www.foyuan.net/fysy/ShowArticle.asp?ArticleID=9445>，2008 年 6 月 24 日。另外，據廈門佛教網「臨濟宗」條目下云：「虎溪岩派元飛以下昭穆外字為『瑞慧佛意達，證心大善會，宏開向上宗，碧月正當空，妙園常寂照，生佛性融通。』內字為『祖法志懷，德行圓融，福慧善果，正覺興隆，惟道元淨，衍如直通，弘仁廣智，明本紹宗』。」<http://www.xiamenfojiao.com/xmfjzh/HTML/252.html>，2008 年 6 月 24 日。

¹³ 因福州另有一雪峰寺，故此泉州南安縣的雪峰寺亦稱小雪峰。



下的另一法嗣互信行彌所傳，一般稱作南山喝雲派的法脈。較之於明末清初之即應邀赴日傳法的隱元法脈，此另一支黃檗法脈是閩南地區傳衍更廣更盛的臨濟法脈。

泉州南安雪峰寺始建於唐代，行彌互行的嗣法弟子如幻超弘於清代康熙 4 年（1665）受請住持該寺，自此傳下此一法脈。而且，包括漳州南山崇福寺、轉為十方道場之前的廈門南普陀寺等在內的閩南諸道場，都傳衍此一支南山喝雲派法脈。¹⁴

除了接法的傳承脈絡之外，會公剃度之後的受戒道場漳州南山崇福寺及其得戒和尚佛學老和尚，亦是同屬南山喝雲派法脈的。光緒 28 年（1902），會公自江浙參學返閩之後，旋即往南山雪峰寺親近戒和尚佛學老之師兄弟佛化老和尚，¹⁵向其進一步學習易理與禪學。¹⁶出家前後的佛化老和尚，對近代閩南佛學的復興影響頗大，現代閩南佛教名僧會公法師，在其披剃參學的過程中，亦與此閩南教界的耆老有著深厚的師生情誼。

按此來說，入清以後，臨濟法脈在閩地的傳衍主要即黃檗山下的兩個支系，會公雖出身廈門虎溪岩元飛和尚法系的寺廟，然則他與閩南臨濟宗喝雲派法脈，自其出家求戒之始，即深有淵源矣。¹⁷

¹⁴ 據廈門佛教網《臨濟宗》條目下云：「互信行彌所傳南山喝雲派，其昭穆外字為『雲蒼清修，我若輝慧，如景覺非，悉茂端有，佛喜轉瑞，廣傳道法，普化無為，同證泥垣，融通三德，行大慈悲，拔濟含識，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內字為『紹隆祖道續聯芳，智慧清淨，道德圓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心源廣續，本覺昌隆，能仁聖果，常演寬宏，唯傳法印，證悟會融，堅持戒定，永紀祖宗。』。」見同上廈門佛教網。

¹⁵ 佛化老和尚為泉州南安縣人，俗名林甫，原以居士身行化閩南多年，後感住持佛法仍需僧才，乃於 53 歲時攜同弟子能輝（出家法名喜敏）往南山寺求度，該寺住持佛乘老和尚以佛化年歲已尊，且德修兼備，乃在先師有情和尚像前為之剃度，援為同門師兄弟。詳見于凌波 2000，頁 169。

¹⁶ 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 1966，頁 11。

¹⁷ 亦參王榮國 2000，頁 30-33。



關於會公法脈的傳衍，值得一提地是，因會公生前在臺灣籍學僧賢頓法師學成返臺之際即清楚表明，緣自己與臺灣佛教一向深具因緣，故此有傳一支法脈到臺灣的心願，唯此後人事蹉跎，此事未成而公竟捨報；到了 1964 年，也即會公身後逾 20 年，乃由廣義法師（1914-1995）自新加坡奉會公的法卷赴臺，禮請白聖（1904-1989）與印順（1906-2005）二位長老於臺北臨濟禪寺代為傳付法脈，促成此一會公生前未及完成之心願。¹⁸按此，會公肩挑的臨濟黃檗山法脈亦在其身後傳衍臺灣矣。

此外，上個世紀 80 年代中國大陸開放宗教政策之後，時任南普陀寺監院的妙湛法師（1910-1995）於 1984 年與新加坡佛教總會會長宏船法師所率領的代表團協商重新振興會公祖庭虎溪岩寺與萬石岩寺之後，翌年（1985）更在會公生前的首座弟子宏船法師在廈門萬石岩寺大雄寶殿代傳法卷，而在會公身後幾近半個世紀之後嗣法會公，成為會公法脈的傳人。嗣法會公之後，妙湛法師乃在翌年（1986）著手復辦閩南佛學院，會公生前的一大志業，於是乃得以延續至今。¹⁹

無論是就剃度或接法的法脈承傳而言，會公皆是臨濟宗楊歧派福清黃檗山一系的徒裔。披剃後赴江浙參學，會公參學的兩大叢林鎮江金山寺和寧波天童寺，皆為臨濟法脈系統的。直至清代末年由敬安老和尚重新振興的寧波天禪寺，會公於此參學之時，即深得敬安老和尚之器重；民國元年（1912），敬安老和尚因赴京為教產興學事請命，不果而在北京法禪寺示寂。為此，上海教界乃在靜安寺召開追悼大會，會公亦自閩赴滬參與大會，表達對寄老為教殉身之哀思的同時，當然也見證了太虛大師發表著名之佛教「三大革命」的慷慨演說。

¹⁸ 詳參陳全忠 2000，頁 18。

¹⁹ 參《妙湛老和尚年表》「1984-85」，<http://www.shengst.com.cn/gsz/mz/nianbiao.htm>，2008 年 6 月 24 日。



會公與太虛大師的淵源，最初是於光緒 31 年（1905）同在天童寺聽經，復於宣統 3 年（1911）於寧波接待寺連同圓瑛法師一起會商中國佛教的前景。在這之後，太虛大師在寄禪老和尚的追悼大會上深有感觸而發表「三大革命」說，隨後復因「金山寺事件」而遭人貼上「新僧」的標籤，其大事張揚佛教改革的鮮明旗幟與形象，長期為占多數的保守派所避忌。然而，會公在參學期間即久識虛大師，尤其值此教難重重的變革時代，讓會公對虛大師所倡導之改革深有同情。因此，對於虛大師的佛教事業，他多有從旁贊助或直接促成之舉。除了將自己一手創辦的閩南佛學院交托虛大師，讓虛大師直接入主操持之外，民國 17 年（1926），虛大師於一戰後對西方科學文明的發展開始深切反思，並體認得惟有佛法才是救世良方，於是起而促使不同源流體系的佛教相互交融，為漸次形成世界一味之佛教而努力，並為此而動身前往歐洲大陸弘闡佛法之時，會公更傾其鉢資，以助虛大師之寰宇弘法行。²⁰由此可見，會公雖未張揚改革的旗幟，但他對引領佛教革新風潮的太虛大師既無排斥，更樂以在行事步伐上與後者相一致，援改革之事以入傳統的叢林佛教。

此外，與會公在佛教事業上有所交集的近代大師，還有以弘闡律學聞名於世的弘一大師。民國 22 年（1933）春正月，弘一大師在廈門妙釋寺講授四分律戒本，會公即每日列席聽講，此後遂改原所宗的藕益大師毘尼事義為南山四分律，並對弘闡南山律的弘一大師心儀之。論戒臘，會公較弘一大師尊長，然會公以弘公學德具俱佳而對其敬重有加。民國 25 年（1936），會公特修復廈門萬石岩的鄭成功讀書處，依供弘一大師靜居研律，並時時往彼問候起居，足見會公對弘公的護持；²¹廈門島遭敵機轟炸之後，會公與弘公甚至有為教殉身的決

²⁰ 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 1966，頁 19。

²¹ 同上註，頁 23。



心，乃在萬石岩闢一「殉教室」，²²此同仇敵愾、生死與共的民族氣節，足見兩人的交情匪淺。而今，萬石岩寺的山門有聯，曰「一句彌陀聲傳鷺島，千年常住業紹廬山」，此即弘一法師為時任住持的會公而揮筆題寫的，亦是兩位大師十餘年情誼的見證。

四、佛教事業與活動

（一）參與傳壇

會公自披剃出家受具足戒，並在外參學歸閩之後，旋即於光緒 27 年（1901，時年 28）被延為南普陀寺三壇大戒的陪堂和尚，並且在傳戒期間負責戒場的一切事務，²³此是會公首次參與傳戒。民國元年（1912），南安雪峰寺兩序大眾為佛化老和尚（1834-1913）開壇傳戒，會公應請為開堂和尚，同時亦兼理戒期期間的一切事宜。由此可見，赴外參學歸閩的會公，自始即深獲閩南教界的器重，而委以重大責任矣。

民國 2 年（1913），泉州承天禪寺住持雲果老和尚為慶祝本師蓮鷺老和尚的七秩大壽，²⁴特禮請蓮老傳授大戒；於此戒會，會公復應請擔任開堂和尚。又於民國 24 年（1935），因轉塵和尚及該寺兩序大眾等，為紀念雲果老和尚重興古剎承天禪寺之殊勝功德，乃開壇傳授三壇大戒；時會公年 62，應請而為羯磨阿闍黎，並且代為說戒，促

²² 同上註，頁 24。又，高文顯〈憶念會泉大師〉一文曰：「有些北方人甚至他的師友，認為弘一大師曾居留淪陷區，那是不確的。……至於弘一大師曾顏其居曰『殉教室』，在泉州提倡念佛不忘救國，抬頭數敵機，說十一架，願作壯烈之殉教也！」高文顯 1973，頁 22，此說以「殉教室」乃弘一大師在泉州所居，未知何者為是，姑存此說。

²³ 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 1966，頁 11。

²⁴ 泉州歷史網：承天寺（月臺寺），<http://qzhnet.dnscn.cn/qzh40.htm>，2008 年 6 月 24 日。



成戒會圓滿舉行。²⁵

民國 20 年（1931）冬 10 月，因逢重興開元寺之轉道和尚六秩大壽，該寺以圓瑛、轉物兩和尚為首的兩序大眾及泉州城的白衣居士一眾人等，共同禮請轉道和尚傳戒，會公被延為戒會之教授阿闍黎。此外，又因戒和尚道體違和，會公乃代為登壇說戒。此次泉州城傳戒，求戒的僧俗弟子有一千餘人之多，為閩南佛教前所未有的第一大盛事也。

按此，會公以其德望，前後曾應請在閩南教界擔任戒壇之開堂、羯磨、教授等。惟會公南渡之時值逢抗戰年代，尤其南來未幾，馬來半島亦告淪陷，因此直至捨報檳嶼為止，都再無在南洋傳戒之機緣矣。

（二）重修道場

會公南渡，留予大馬佛教之有形遺產，即今日坐落於升旗山麓的妙香林寺。妙香林寺之創建，緣於會公應邀暫時駐錫檳島霹靂路（Perak Road，俗謂大路後）的雙慶寺講《楞嚴經》，以此講經因緣，得林炳照、林炳坤昆仲夫婦之聞法起信，彼等在發心皈依之餘，對閩南名僧會公南來之後雖在檳島弘法多時，卻無一長期駐錫弘法之地，咸覺是一大憾事。此故，彼等乃發心獻出一棟位於檳榔嶼中部升旗山山麓之獨立洋宅，並出資整修改建之，俾會公長期駐錫布教，饒益檳嶼之信眾。此為馬來半島陷日之後 1942 年之事。以此難得因緣，會公之南來避禍的數年歲月乃化無形為有形，讓會公與大馬佛教的因緣更顯深厚。

唯會公之住持或重修佛教道場，在此之前，已在閩南或閩南以外地方多番進行矣。

初為光緒 33 年（1907），會公 34 歲，應泉州南安雪峰寺之請，為該寺兩序大眾及當地信眾講經。會公舌燦蓮花，說法應機，聞者俱

²⁵ 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 1966，頁 15。



生歡喜心，時雪峰寺住持佛化和尚時欲退居，乃令合山住眾竭誠跪請，多番欲授會公以雪峰丈席，唯會公堅以「化翁住世一日則仰仗一日」，謙辭而不受，此議乃罷。²⁶兩年之後（1909），會公乃尊本師善溫老和尚之命，接任剃度常住虎溪岩寺之住持一職，此後直至會公離閩南渡為止，該寺才交由其徒孫開慧、開教二法師主持。

會公於虎溪岩寺之住持任內，除為該寺籌募緣金重修寺宇之外，同時也增建了印月樓；²⁷宣統 2 年（1910），時會公年 37，乃在廈門創虎溪蓮社，並剃度沙彌宏亮。到了民國 2 年（1913），會公承泉州承天禪寺雲果老和尚之遺命，接下了該寺丈席，並秉承前任方丈重興承天禪寺的宏大心願，繼續整修該泉州名剎。

會公在任期間接連修建承天禪寺，如於次年（1914）即先著手修整大雄寶殿，再次年則填泥堆石，造出了被品題為該寺八景之一的「鸚山暮雲」。至民國 5 年（1916），會公將該寺文殊殿重修為丈室，以供諸山長老來寺之時休憩養息。又一年，會公將該寺之一廬禪堂修整一新，翌年（1918），復將功德樓前之園圃整修一番。民國 8 年（1919），得皈依弟子劉粉娘之布施緣金，會公乃在承天寺大殿前方增闢一放生池。由此可見，泉州承天禪寺在近代之重興雖非肇始於會公，然會公在接任住持之後，幾乎一年一修整，使該千年古寺走出清代以降的衰敗歷史。因此，若言重興泉州承天禪寺，會公自有一番無可磨滅的功績。²⁸

會公於住持承天禪寺的數年間，除了在民俗信仰氣息濃厚的閩南

²⁶ 同上註，頁 13。

²⁷ 會公接任虎溪岩寺住持之事不見於簡譜，唯曰「返虎溪岩靜修」，見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 1966，頁 13，惟玉屏虎溪岩寺的相關簡介俱提此事，<http://www.foyuan.net/fysy/ShowArticle.asp?ArticleID=9445>，2008 年 6 月 24 日。

²⁸ 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 1966，頁 15-16。



地區積極推動冬禪夏講的叢林新道風之外，²⁹更大力效仿往昔百丈禪師所立「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之農禪制，除以身作則為立典範之外，更向泉州所屬的各佛教道場予以推介，造成泉屬各寺廟大為景從，一時蔚為地方風尚。³⁰

在住持泉州承天禪寺期間，會公亦自民國 4 年（1915）起兼任泉州晉江縣安海龍山寺的住持。³¹

民國 12 年（1923），為調解長期以來的人事糾紛，會公乃參照寧波天童寺的轉制，協助原任住持轉逢和尚將廈門古剎南普陀寺轉為十方選賢制，並制定《十方選賢規約二十則》，結束了南普陀為南山喝雲派法脈師徒相承的子孫制。³²改制成功之後，會公旋即於翌年（1924）被推選為新制下的第 1 任住持，時會公年 54。

獲選任為南普陀方丈後，會公首先即次第展開南普陀寺之修建工程。先於民國 14 年（1925），會公為南寺修砌放生池與天王殿，次年，更於天王殿旁增建功德樓，接連開展增建工程而不曾稍怠，俾南寺愈為壯觀。³³硬體擴建工程以外，會公更在任上為南寺引進了冬禪夏講的江浙叢林道風，以解行並重、宗教兼修來一新南普陀寺的風氣：逢夏天即開講席講經說法，入冬則打禪參究。冬季禪七，會公在自任主七和尚之餘，尚且引進江浙禪林的禪修模式，舉凡催跑香、參話頭、吃放參、飲薑茶等等，都援入南寺的禪修實踐。³⁴

²⁹ 同上註，頁 49。

³⁰ 同上註，頁 16-17。

³¹ 安海龍山寺乃千年古寺，更是馬新臺港泰越等諸地區龍山寺之祖庭，其影響可見一般。

³² 傳馨 2000，<http://www.plm.org.hk/qikan/fayin/dharma/2k01/g2k01f11.htm>，2008 年 6 月 25 日。

³³ 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 1966，頁 17-18。

³⁴ 同上註，頁 50。



尤其值得一提地是，值此南寺大興土木之時，會公在往浙江普陀山朝禮之時，更大力襄助金門籍的清念老和尚，將原來的天后宮改闢為福泉禪院；³⁵此普陀山福泉禪院，也即是 6 年後（1930）對當代佛教思潮予以重大影響之印順導師（1906-2005）披剃出家的地方，故對現當代的中國佛教而言，誠屬意義重大，而此一處所在，亦有著會公之一份隨喜參與的功德。

民國 12 年（1923），圓瑛法師任泉州開元寺住持，與轉道、轉物等人擬議重興該千年古剎，一洗民國以來的頹敗。值此振興古道場之事，會公亦予以襄助，開元寺亦因此追隨廈門南普陀寺的步伐，成功轉為十方道場；次年，會公更助圓瑛法師在開元寺創立「開元慈幼院」，以收容失怙無依的幼童。³⁶

民國 16 年（1927），會公於南普陀寺退居並交接之後，旋即接任漳州南山寺住持，³⁷並委派閩南佛學院第 1 屆專修班畢業學僧瑞今法師（1905-2005）擔任監院兼幼僧班主任。³⁸民國 19 年（1930），會公復應請接任南安縣碧雲寺住持，但會公並未因此移錫南安，而是委派弟子前去照應寺務。同時，會公亦於是年接任廈門思明區萬石岩寺住持一職。³⁹

廈門萬石岩寺乃會公剃度常住虎溪岩寺之元飛和尚黃檗派下法系的道場之一，會公接任萬石岩寺住持之後，除了改萬石岩為淨土道場之外，⁴⁰旋即對該寺進行全面的翻修與擴建，如於民國 21 年

³⁵ 同上註，頁 18。

³⁶ 同上註，頁 17。

³⁷ 見南普陀寺網頁——歷任方丈之〈會泉法師傳〉，<http://www.nanputuo.com/nptcz/html/200701/1614585736060.html>，2008 年 6 月 25 日。

³⁸ 傳敏 2004，<http://www.plm.org.hk/qikan/fj/fj/2004/01/011.htm>，2008 年 6 月 25 日。

³⁹ 萬石岩寺亦稱萬石蓮寺。

⁴⁰ 〈南洋高僧傳·宏船法師〉，http://72.14.235.104/search?q=cache:C0eUHE2gRK8J:www.sgwritings.com/16427/viewspace_13857.html+%E3%



(1932)，廈門某居士因聽會公講經並皈依的因緣，主動獻議捐資數千元以修葺寺廟。會公先委派監院宏聰在萬石岩修建雨華堂，此即現今萬石岩寺之念佛堂，⁴¹爾後次第展開萬石岩的修建事宜。此後直至會公最終離閩南渡為止，則多是在廈門虎溪岩寺與萬石岩寺之間盤桓，尤其在民國 26 年（1937）日軍轟炸廈門，虎溪岩寺的印月樓遭敵機炸毀之後，會公與當時駐錫閩南的弘一大師更是在危局之中一起到萬石岩的岩洞居住！因此，萬石岩寺無疑乃會公在閩南最後歲月的駐錫之地，較之它處，別具一番意義。

此外，民國 24 年（1935），因泉州承天禪寺傳授三壇大戒，會公應請為羯摩和尚，以此因緣而與黃元秀專員結識，後者發心護教弘法，並著手復興了同安大輪山梵天寺，會公乃舉其師弟會機法師（1875-1943）為住持。後得葉定國夫婦的皈依，並發心在同安蓮花山營建佛心寺，會公遂被奉為該寺之開山和尚。⁴²

民國 26 年（1937），常惺法師任滿南普陀寺改制後的第四任住持，會公因其德望，復被推舉為第 5 任住持，時會公年 64。惟此時已近中日全面開戰的邊緣，會公二度接任南寺住持的翌年，旋即因廈門淪陷，而日寇以會公之德望為閩南第一人，倘得會公之依附，即得號召閩南教界歸心，乃尋思欲會公出任偽職。會公不忿身為敵用，即伺機自鼓浪嶼登船南渡，⁴³此後直至緣盡捨報為止，都未得復返閩南故土矣。

80%90%E5%8D%97%E6%B4%8B%E9%AB%98%E5%83%A7%E4%BC%A0%E3%80%91%E5%AE%8F%E8%88%B9%E6%B3%95%E5%B8%88&hl=en&ct=clnk&cd=1&gl=my&client=firefox-a, 2008 年 6 月 25 日。

⁴¹ 陳全忠 2000，頁 17。

⁴² 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 1966，頁 22。

⁴³ 高文顯之〈憶念會泉大師〉一文曰：「會泉大師則急先避開廈門，暫留鼓浪嶼，再經香港，轉往星馬，這是最正確的事實。」見高文顯 1973，頁 22。



會公一生在閩南繼承或應請住持乃至重修擴建了無數道場，最後則以大時代因緣，在南渡後最終植錫馬六甲海峽北端的檳榔嶼，而以講經契機之增上緣，得護法居士發心營建道場。1942年，檳島的林氏昆仲將彼等位於檳榔嶼升旗山麓的其中一棟洋宅撥獻以供養會公，是為妙香林寺。⁴⁴該寺修建工程啟動之後，會公猶以年69之高齡抱病前往視察；是年12月15日，則因病情加重而遷居。1943年正月16日，會公即安詳捨報於其最後開山並駐錫的妙香林寺矣。⁴⁵

（三）講經布教

會泉法師於1938年廈門陷日之後，以幾近65歲之高齡在廈門的鼓浪嶼登上豐平號輪船，踏上南渡的迢迢路途。按當時掌船的鄭天水事後追憶，會公即使於舟楫勞頓之水路航程中，亦猶然不忘弘法利生之職願：一方面，會公應請而在船上透過播音機講演佛法，法雨潤澤3千餘人，另一方面，他也為輪船上的魅影疑雲而方便設壇，超度眾生兼而安頓人心。⁴⁶由此可見，會公法師為弘法利生而未曾怠倦，隨處請法，無不應請，為弘法而席不暇暖，廣結法緣。

按竺摩法師（1913-2002）於1932年冬隨侍太虛大師與會公一起赴潮汕短期弘法的近身接觸印象，會公在通俗講經方面往往莊諧並舉，深有攝眾的才辯。⁴⁷

⁴⁴ 按1942年在會公的主持下於檳城雙慶寺行皈依式的拿督許平等之回憶錄，會公「生前（在檳島）眾皈依徒子當中最得力的林炳福、林炳坤昆仲，曾在阿依淡升旗山麓建有洋樓數座，特撥其中之一以供會泉法師為道場曰『妙香林』。」見許平等1995，頁67。惟該文中的「林炳福」一名在1966年所寫的〈永恒的憶念〉一文中作「林炳照」，見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1966，頁118。查始建妙香林的功德施主應為林炳照，前者應為誤。

⁴⁵ 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1966，頁25。

⁴⁶ 同上註1966，頁161。鄭文所記，會公南渡的年份為1940，應是謬誤。

⁴⁷ 竺摩法師曾耳聞會泉法師向大眾講經說法時所表現的縱橫才辯，他在追悼文章中略舉自己親見的事例之後說：「現在我們所紀念的會老，在莊嚴和穆德法會中，有時亦會表現其攝化信眾的遊戲三昧。」見會泉大師全集編



會公赴外參學返閩之後，最初於光緒 30 年（1904，時會公年 31）在廈門壽山岩面向僧俗百餘人開講《楞嚴經》，此後即廣應僧俗大眾的殷切請求，連連開設講經法座。光緒 33 年（1907），會公復於南安雪峰寺開講《楞嚴經》，聞經者多閩南僧界之翹楚；⁴⁸宣統元年（1909），會公因前年在承天禪寺病重，住持雲果和尚深切關懷，甚至率領一眾法師計 30 餘人一同為之祈壽。⁴⁹會公病愈後，為酬謝眾法師之盛意，特於是年宣講《般若心經》，同時為注《心經集講》一卷，該年冬雕版出版。這之後，會公即返回虎溪岩靜修經年。再翌年（1912），會公於靜修中，仍在虎溪岩為信眾連開講座，布潤法雨，數十人逐日與席，廣沾法益。⁵⁰

爾後，會公因接連接任承天禪寺與南普陀寺住持，隨即忙於操持寺務；在南普陀任上，會公除寺務與閩南佛學院院務，亦積極參與閩院講席，在閩院開授佛學課程。自南寺退居並卸下閩院院長職後，會公一方面處於幕後協助南寺與閩院，另一方面，則在民國 16 年（1927）攜同弟子宏船法師（1906-1990）在南安石井慧月精舍弘法之後，復於民國 18 年（1929）至彼處開講《大乘起信論》，同時出版《大乘起信論科注》一卷。

民國 21 年（1932），太虛大師在南普陀丈席任滿兩屆後，推舉常惺法師繼任南寺住持與閩院院長職，會公乃於是時與常惺法師在閩院聯合開講《金剛經》；是年冬，會公與虛大師同行，在守志（即竺摩法師，時為閩院學僧）、廣義法師、王永良等人的陪同下，一起赴

輯委員會 1966，頁 42-47。

⁴⁸ 廣義之〈會泉大師簡譜〉，眾法師在泉州東門外東嶽廟地藏菩薩前為師禱曰：「為師求壽，以維法門，轉大法輪，普利有情，願減其各人世壽，遺贈師壽」，見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 1966，頁 13。

⁴⁹ 按廣義之〈會泉大師簡譜〉，見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 1966，頁 19。

⁵⁰ 同上註，頁 14。



潮汕弘法；⁵¹翌年（1933），會公復應嶺東佛教會主席根寬和尚之請，攜同宏船、廣義、清澈、開論等四人再赴汕頭開講《金剛經》。

民國 23 年（1934），會公則在常住萬石岩之萬石佛學社開經論講席，包括講授《金剛經》、《普門品》、《阿彌陀經》、《大乘起信論》、唯識百法等，而以《楞嚴經》為講授的重心，前來聞法者有數千人之多，且無論講席或念佛共修，皆座無虛席。⁵²是年，會公同時出版《佛學常識易知錄》，並且以此書為所本，令弟子寬宏法師為前來求度的年幼沙彌講授之；翌年（1935），會公復出版《金剛經集講》。同年，會公應廈門高等法院院長李襄宇之請，經常赴廈門監獄向逾 800 名監犯開示法要，犯人受感化者良多；未幾，因廈門監獄弘法事效果顯著，泉州監獄亦參照相仿。謹以此一事，即足見會公善於說法與感化眾生之一斑。

（四）赴臺弘法

自民國元年（1912）至民國 23 年（1934），會公曾先後七次應請到日據臺灣的基隆、高雄、臺南等地展開弘法，並以此在逾 20 年的時間裡數度橫跨臺灣海峽的弘法因緣，最終在其身後的 1964 年，間接促成其臨濟法脈在臺傳延，誠為兩岸佛教的一段佳話。

會公七度赴臺弘法，其歷程大要概略如下：⁵³

（1）民國元年（1912）冬，會公應基隆月眉山靈泉寺開山和尚善慧法師（1881-1945）之邀，⁵⁴首次赴臺灣弘傳佛法。⁵⁵會

⁵¹ 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 1966，頁 43。

⁵² 同上註，頁 21。

⁵³ 此大致按陳全忠〈甘露滋閩臺·法雨潤南洋——會泉大師生平述評〉一文的相關整理，見陳全忠 2000，頁 17。

⁵⁴ 善慧法師本身是福州鼓山湧泉寺的曹洞宗法脈。

⁵⁵ 基隆月眉山靈泉寺是日據時期臺灣佛教的四大法派之一，稱月眉山派，其餘三大法派是臺北觀音山凌雲寺派、苗栗大湖法雲寺派和高雄大岡山超峰寺派。法派既有法脈的傳承，也有根本道場或核心寺院與外圍道場以及布



公此次赴臺半年，同時，此次也是臺灣佛教歷史上首次由寺廟籌劃主辦的大規模講習會；此一「愛國佛教講習會」的另兩位講師，分別是代表日本曹洞宗的渡邊靈淳和靈泉寺住持和尚善慧法師。會公代表大陸的叢林佛教，在研習會上宣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金剛經》等經，聽眾 40 餘人，包括了當時臺灣的文化精英，裡頭多有清末的秀才、舉人。⁵⁶此次隨會公赴臺的，還有其師弟會機法師（1875-1943）。按當時被善慧法師委派為會公擔任侍者，時年僅 14 的李添春教授事後追憶，會公當時用的是無垢子注本《金剛經》，為了契合聽講者的根機，會公在講解內容之時，也廣泛引用儒家理論以及中國國學知識來詮釋，並以輪流抽籤復講的方式來考核學員。⁵⁷

(2) 民國 9 年（1920）陰曆 3 月間，高雄大崗山龍湖庵住持永定法師（1877-1939）親赴泉州承天寺，竭誠禮請會公赴南臺灣弘法。因此，會公遂率同侍者宏亮，與永定法師一起二度赴臺，到南臺灣後駐錫龍湖庵，宣講《金剛經》之後轉赴超峰寺，⁵⁸為大眾講解儒家典籍《大學》，聽眾約百餘人。⁵⁹

(3) 約民國 11、12 年（1922、23）間，會公第 3 度赴臺弘法，仍到龍湖庵，前後宣講唯識、《心經》、《地藏經》等經

教區域範圍等。在臺灣，除了開元寺之外，這是遲至日據的特定歷史時期才出現的。

⁵⁶ 江燦騰 1997，頁 136。

⁵⁷ 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 1966，頁 145。李氏於 1973 年復撰文追憶此事，謂「大師頭一次來臺講經的時候，人緣甚好已如前述。聽眾來自臺灣各地，其中晚清文人居多，智識分子，雲集一堂，這不是簡單之事。」見李添春 1973，頁 33。

⁵⁸ 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 1966，頁 163。

⁵⁹ 陳全忠 2000，頁 17。



典，師弟會機法師再次隨同，前來聽講的聽眾較前為多。
60

- (4) 民國 17 年（1928），會公四度赴臺，最初駐錫臺南關仔嶺大仙寺講經，後轉赴龍湖庵，前後開講《金剛經》、《地藏經》、《彌陀經》、《大乘起信論》等經論，並啟建水陸法會。⁶¹據聞，此次駐錫龍湖庵時日較長，除了本山住眾外，四方聞訊而來聽講的信眾甚多，法緣堪謂鼎盛。⁶²
- (5) 民國 22 年（1933）春，會公率其高足宏船法師第 5 次赴南臺灣的高雄，駐錫大崗山超峰寺講授《大乘起信論》、《金剛經》等，並為寺眾傳授啟建水陸法會、拜萬佛及念佛之儀規等等。
- (6) 民國 22 年（1933）秋，會公第 6 度赴臺弘法，駐錫龍湖庵宣講《地藏經》，並啟建水陸大法會，同時為在家二眾傳授三皈五戒，據聞有 60 餘人前來求戒。⁶³
- (7) 民國 23、4 年（1934、35），會公第 7 度赴臺，仍舊駐錫高雄龍湖庵，並在該寺啟建水陸大法會，場面殊勝。後應請移錫臺南縣學甲法源寺，為該寺住眾講授水陸儀軌。

日據時代，在臺灣佛教面對日本佛教挾殖民優勢的強勢影響之下，會公以其出身大陸叢林佛教的背景，多次赴臺灣島弘闡佛法，對日治下的臺灣佛教以及民眾人心，具有一定的感染。⁶⁴猶有進者，會

⁶⁰ 同上註。

⁶¹ 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 1966，頁 19。

⁶² 同上註，頁 163。

⁶³ 按陳全忠之文有會公於 1933 年兩度赴臺的整理，唯此不見於廣義法師之《會泉大師簡譜》，而在開會法師之《會泉大師與本山的法緣》文中，則有會公於「民國 20 或 21 年」赴臺，並駐錫超峰寺、龍湖庵的記憶，今且按陳文之整理，留待將來再行查證。

⁶⁴ 據李添春 1973 年之文，會公曾於 1930 年（民國 19 年，亦昭和 5 年）赴



公赴臺除講經弘法之外，亦將大陸佛教的水陸儀軌和萬佛寶懺引進臺灣，是日治時期以及光復之後，臺灣佛教循例在新春期間啟建萬佛懺的直接影響人物。⁶⁵

（五）興辦教育

近代佛教僧教育的勃興，除了佛門內部的殷切需求之外，也與大時代下屢屢發生教產興學風潮的外在壓力有關。

誠然，近代中國佛教僧學堂的勃興，以第一次廟產興學風起雲湧之時最為蓬勃。但是，事過境遷，一些佛學院也就消聲滅跡，⁶⁶因此，純為保護寺產而掛起佛學院招牌以虛應時勢者有之，而真心誠意為佛教辦學者亦有之。為近代中國佛教之復興而辦學的，不是最早卻最具代表性的，毫無疑問是光緒 34 年（1908）由楊文會居士（1837-1911）在南京創建的祇洹精舍；⁶⁷接續此為教辦學的脈絡，而在時間的延續性與學術成就兩方面，對現代中國與馬新港臺漢傳佛教造成持續性影響的，無疑乃民國 11 年（1922）由楊文會的兩位學生歐陽漸（1871-1943）和太虛大師分別在南京和武昌開辦的支那內學院和武昌佛學院了。但是，此民國時期在佛學教育方面具有典範性成就的兩大辦學體系，無論如何並不代表傳統教界調撥廟產以興辦教育的直接成果。民國時期來自教界叢林的自發性辦學，並且與被目為革新派領

臺，原計劃「預定在南部嘉義火山大仙寺講經，嗣後到高雄大崗山超峰寺講經，最後北上臺北，在北投淨蓮院講《性相通說》。」惟此行首站即發生是非，此後行程亦作廢，會公有函致李氏，謂此為「平地風波，馬牛風不相及耳」。按李氏分析，此事即與日治後臺灣之中國佛教在日本佛教影響下漸與大陸佛教出現差異，同時更與殖民統治下的政治形勢有關，詳見李添春 1973，頁 32-33。

⁶⁵ 心雄 1989，<http://www.nanputuo.com/nptlib/html/200701/1812013573499.html>。

⁶⁶ 太虛 1971，頁 34。

⁶⁷ 張華 2004，頁 29。



袖的太虛大師積極合作，開創現代僧教育之重要基地的，當推會公住持與領導下的廈門南普陀寺。

會公的教育事業，最為人稱道的，當然是在南普陀寺住持任上創辦了閩南佛學院，但會公的為教辦學，卻不自閩院始肇其端。最初在承天禪寺住持的任上，會公因見泉州一帶的僧俗佛弟子文化素質低落，尤其對佛教教義的基本認識亟待提升，因而乃在民國 6 年（1917）創辦了「優曇初級學林」。該針對初機學佛者的佛教教學單位，在學員方面採僧俗兼收的原則，招收了逾 40 名人學者預席；按廣義法師之說，其師瑞梁法師當時也在入讀學員之列。⁶⁸

到了民國 13 年（1924），會公獲推舉為南普陀寺轉制後的第 1 屆住持。值是時，因安徽迎江寺迎江佛學院在原先支持並落力籌措辦學經費的馬冀平省長他調離去之後，學院無法在經濟上繼續維持而不得不停辦。從閩南泉州赴皖就學的瑞今法師（1905-2005），因感於閩省學僧長途跋涉地赴外地就學，有些學僧學業未成而學院竟停辦，倘若因此中斷學習誠屬可惜，於是乃與同樣來自閩南的廣葳法師共相商議，擬意禮請深受學僧愛戴的迎江佛學院原任院長常惺法師到閩南辦學；倘獲此辦學之議獲得閩南諸山長老的支持，則閩南學僧即無需赴外求學矣。於是，瑞今法師就此與常公相商，廣葳法師則返回廈門與會公相議，皆獲兩方的積極回應；在閩南，會公認同在信仰熾盛而教義不彰的閩南辦學自有其當務之急。於是乎，在迎江佛學院的畢業式之後，包括院長常在內的數名教師便與瑞今、廣葳等兩位閩南籍學僧買舟歸閩，經會公與常公一行人正面洽商後，敲定「閩南佛學院」的校名與辦學章程，並且隨即發出了招生通告。⁶⁹於是乎，辦學成績

⁶⁸ 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 1966，頁 16。

⁶⁹ 近代廈門南普陀寺之重興，先於光緒 31 年（1895）喜參老和尚（1848-1911）任住持時著手整頓寺務，積極領眾修持與禮請法師前來講經，尤其更設壇傳授三壇大戒，一洗廈門佛教百年沉寂的頹象。此後，轉解法師於民國 2 年（1913）在南寺創辦旃檀學林，是為近代南寺辦學之始，亦是開辦閩院



彪炳的現代佛教僧教育重鎮，便在會公的當仁不讓以及瑞今等青年法師的熱心穿線牽引之下，萌芽並茁長矣。⁷⁰

閩院在南寺住持會公法師與退居方丈轉逢和尚的大力支持下，⁷¹順利在短時間裡成立之後，會公自任創院院長，常公為副。閩院創院之初，會公即有所洞見，開創了住持兼任院長的傳統，俾常住與學院得以兩相結合，如此，則辦學的硬體設備與經費悉由南普陀常住予以負擔，真正做到了廟產興學——以歷史上累積的寺產來為未來佛教的永續發展儲備人才，落實「繼往開來」的高瞻遠矚策略。⁷²

與支那內學院的在家人為佛教辦學以及武昌佛學院的僧俗兼收相比較，閩院自開辦之始即只招收出家學僧入讀，並在是年 9 月正式開課，逾 70 名學僧前來報名入讀。閩院創辦之初分「專修科」和「普修科」兩個科級，除副院長常公在專修科授課，以及聘請學有專長的

的基礎。民國 9 年（1920）後在轉逢和尚（1879-1952）任住持時，南寺為培育僧材，特別禮聘性願法師（1889-1962）在該寺主辦景峰佛學社。因此，閩院之所以能順利在南寺開辦，並非毫無前緣的。詳情可參何錦山 1995，<http://www.nanputuo.com/nptxy/html/200703/1814292748326.html>，2008 年 6 月 25 日。

⁷⁰ 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 1966，頁 51-53。

⁷¹ 轉逢和尚是南寺最後一任子孫繼承制的住持方丈，亦是前任住持喜參和尚的法嗣，在南寺「化私為公」轉為十方選賢制方面，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⁷² 關於閩院的開辦，並且在之後成為唯一自民國時期延續迄今的佛學院，秦啟明在〈煥發於滄桑之後——漫話閩南佛學院〉一文中說：「早在閩院創辦之前，各地已出現過若干所僧教機構。創辦時轟轟烈烈，結果是無聲無息，自生自滅，如曇花一現，歸根結底是困於經費。對此，創辦者經過再三考慮，作了充分準備，決定將閩南佛學院置於南普陀寺內，並由住持兼任院長。這是會泉精心籌謀的一大創舉，既可以住持名義為閩南佛學院籌募經費，解除辦學的後顧之憂，又可以院長名義帶領全寺僧眾認真修持，重振寺廟清規戒律，還可以院長與住持的雙重名義，根據實際需要，及時向學僧講授經論、拜示法要。實踐證明，閩南佛學院之所以能連續辦學十二年，之所以能在停辦四十年後得以復辦，住持要任院長無疑是一項行之有效的寶貴經驗。」此說甚是，詳見秦啟明 1996，<http://www.nanputuo.com/nptxy/html/200703/1814293033201.html>，2008 年 6 月 25 日。



法師前來開課講授之外，在會公與閩院常公的恢宏視野下，閩院也專聘廈門大學教授在學院開授文科課程，或安排名教授學者不定期來院演講，即為學僧紮下堅實的佛學基礎，也開拓社科視界，自此奠下閩院的開放學風。隨後，因部分學僧的程度不足，閩院乃又開辦小學部，以協助學僧向上提升。此外，基於創院之初，閩院的主幹教師多來自安徽迎江佛學院，閩南學僧在學習上難免為口音問題所困擾，一些自臺灣渡海前來就學的則更不諳國語。為此，會公乃特地在其丈室為閩臺籍學僧作課後輔導，俾彼等能跟上進度。⁷³會公在操持寺務與關心院務之餘，對學僧的關懷備至，由此可見其一斑矣。

閩院在會公與常惺法師的配合無間之下茁壯成長。民國 16 年（1927），會公在南寺的住持任期將屆，時因廟產興學風潮又起，⁷⁴會公基於時局艱難，為了保護寺產免遭侵占，乃需一有大能力者來接任南寺住持，如此方能有效抵禦此一逆流。為此，常惺法師建議禮聘太虛大師來寺接任住持兼閩院院長，⁷⁵並議成委派轉逢和尚為常住代表，連同閩南諸山代表轉岸法師及閩院代表常惺法師一起赴滬禮請虛大師。⁷⁶此後，會公任期屆滿即從南寺退居，也從閩院退職，回到自己擔任住持的剃度常住虎溪岩寺，但仍關心與積極參與閩院事務。更尤其是，虛大師雖接任閩院院長，但基於法務繁忙，無法長期留駐閩

⁷³ 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 1966，頁 84。

⁷⁴ 廟產興學自張之洞的《勸學篇》與康有為等近代人物作出倡議之後，即延續了幾近半個世紀的漫長時間，而以 1901-1913 年期間為第一次高潮，而 1926-1931 年之間則為第二次高潮。詳參鄧子美 1996，頁 105-112 及頁 208-211。

⁷⁵ 會公與虛大師自參學時期即有淵源，在南普陀住持任上的民國 15 年（1926），會公在協助廈門佛化青年會成立的同時，也設立佛教弘誓會於鴻山寺。佛教弘誓會是虛大師早年推動的一個組織，但教界反應冷淡；會公於事隔多年後推動成立佛教弘誓會，足見在佛教制度改革方面，會公雖未張揚旗幟，其實卻認可了虛大師的改革方向。將閩院交托虛大師，是會公在事業上與以改革佛教為畢生志願的虛大師予以支持的具體表現。

⁷⁶ 演啟 1989，<http://www.nanputuo.com/nptxy/html/200612/1814265935603.html>，2008 年 6 月 24 日。



南，閩院的日常運作，仍需創辦人會公的大力協助。以南寺退居與閩院前院長的身份，會公於民國 17 年（1928）與虛大師同赴潮汕弘法，並於此行促成潮州開元寺開辦了嶺東佛學院。⁷⁷由此可見，除了親自著手籌劃開辦閩南佛學院，會公亦以其辦學的經驗與弘護佛教的熱心，積極推動僧教育的發展。是年，會公雖不在閩院任上，但仍協助副院長常惺法師將閩院的幼僧班遷至漳州南山寺，在南山寺開辦了南山佛化小學。

在退居至虎溪岩寺，同時在虛大師接連兩任的南寺住持與閩院院長期間，會公除了積極展開閩臺兩地的弘法活動，同時對南寺及閩院予以必要的協助之外，也在自己的常住展開教育事業。民國 21 年（1932），會公在虎溪岩寺創辦楞嚴學會，逾 40 人前來，在會公座下就學佛法；翌年（1933），會公復於萬石岩開辦佛學研究社，引領僧眾研修佛典。由此可見，會公在住寺修廟之餘，無時無刻都不忘弘闡佛法。萬石岩佛學研究社開辦之後，會公於寺務繁忙之餘，仍不停地開講席，除廈門之外，亦有遠自潮汕乃至臺灣合計超過 60 餘僧尼前來從公就學，法緣殊勝。按此，在會公駐閩的年代，除了與武昌佛學院鼎立的閩南佛學院為近代僧教育的兩大基地之外，會公亦讓佛學教育在廈門地區「遍地開花」，以不同層級和模式的佛學教育組織大開法席，讓廈門一時成了近代佛教教育的重要基地。

民國 23 年（1924），太虛大師任滿兩屆的南寺住持和閩院院長後，推薦常惺法師接任兩職。常公接任後，未任滿一屆即遠赴雲南弘法，加上虛大師離閩之時，不少優秀教師也追隨虛大師離去，辦學成績蜚然的閩院遂進入人事波動期。值是時，會公一方面積極經營常住虎溪岩與萬石岩的寺務與弘法事業外，更也落力協助閩院的整頓，如於是年接受弘一大師（1880-1942）的建議，在南寺成立了佛教養正

⁷⁷ 心雄 1989，<http://www.nanputuo.com/nptxy/html/200612/1814265981899.html>。



院，即是整頓閩院的配合策略。是年秋天，南寺增設的佛教養正院正式開課。民國 36 年（1937），為了讓弘一大師就近指導養正院的學僧，復任南寺第 5 屆住持的會公乃竭誠禮請弘公移住南普陀。在此前後，弘公先後在養正院與閩院作了不少著名的講演，包括敘述入閩以來諸多因緣的《閩南十年之夢影》，即是在佛教養正院開講的。因此，佛教養正院堪稱會公與弘公為了振興佛教而協力耕耘辦學的果實，也是會公與弘一大師一段法誼的見證。

（六）弘化馬新

民國 27 年（1938），時年已屆 65 高齡的會公倉皇離閩，攜徒南渡避禍之後，依然未稍怠弘法講經之願心。除了在水路航程中向船客播音弘法之外，會公初抵新加坡稍事安頓之後，旋即於翌年（1939）應當地之請，在瑞等法師擔任住持的龍山寺開講《金剛經》和《六祖壇經》矣。

會公於廈門淪陷之後南渡抵新，卻不是會公初次移錫新加坡；早在民國 24 年（1935），會公即應請而自廈赴新弘法。⁷⁸此次龍山寺講經畢，會公乃移住轉道老和尚（1872-1943）創建並住持的光明山普覺寺，在此略作養息了近四個月。⁷⁹此後，會公乃率隨侍弟子轉赴仰光朝禮聖跡；在緬期間，會公在觀音寺掛單，並廣受四方邀請，向當地華僑社會布教說法，接引初機學佛人。⁸⁰仰光行結束之後，會公復返新加坡，仍住光明山普覺寺。是時，因逢戰雲密布、世局動蕩，轉道老乃與會公於該寺聯合啟建大悲法會，結合眾人的悲心與願力，共同祈求世界和平。

⁷⁸ 王榮國 2005，<http://www.nanputuo.com/nptxy/html/200711/1814325896780.html>，2008 年 6 月 25 日。

⁷⁹ 鄭天水〈會公南渡殊緣憶筆〉曰：「迨至星洲，邀公詣雲月寺，寺系敝姻翁林秉祥先生勸建，乞留主持，未蒙許諾。蓋公赴緬參禮佛教勝跡，行期早定……」見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 1966，頁 161-162。

⁸⁰ 同上註，頁 24。



會公此次攜同弟子抵新，轉老因年歲漸老邁，眼見自己一手營建的光明山普覺寺後繼無人，乃與會公相商議，擬傳法脈予會公座下的首座弟子宏船法師；會公因念及轉老與自己共同承傳喝雲派法脈，戒和尚同是南山寺佛學老和尚，並共同師事楊梅雪峰寺佛化老和尚，兩人且是法兄弟，淵源可謂深厚，故乃予以應允。⁸¹因此，宏船法師乃嗣法轉老和尚，成為轉老法子，並且在轉老捨報之後，繼承光明山普覺寺的住持一職。

民國 29 年（1940），會公 67 歲矣，因荷屬蘇門答臘島北部棉蘭信眾之盛情邀請，於是再次跋涉渡海，自新加坡赴棉蘭講經三個月。會公弘法舊稱日里的棉蘭，當地信眾深受感化，當地人特為此事而建了菩提精舍一所，以紀念會公弘化之殊勝因緣。⁸²

離開蘇島之後，會公於是年自新北上，抵檳榔嶼後掛單於升旗山麓的天公壇，並於是山麓幽寂處靜養，⁸³閱數月有餘。⁸⁴是年，因太虛大師率領中國佛教訪問團抵達檳島，會公乃於 4 月 1 日在阿依淡鶴山極樂寺與虛大師見面。⁸⁵兩位在廈門時期一度在佛教事業上合作無間的老友，而今在國內山河變色乃至老病日甚之際在海外重逢，晤談敘舊之餘，會公不免感歎人世無常。此後，會公在掛單的天公壇樓上不

⁸¹ 陳全忠 2000，頁 19。

⁸² 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 1966，頁 24。

⁸³ 檳城天公壇乃 1869 年之前即創建的佛道合祀道場，原名「鳳山長慶殿」，為一主祀昊天玉皇的民間信仰道廟，20 世紀前半葉，在鏡明、廣通兩位和尚的住持之下，逐步加強佛教成分。鏡明和尚的資料匱缺，廣通和尚則來自浙江普陀山，原是鶴鳴禪林的住持，後應聘來檳嶼住持天公壇，為臨濟法脈子孫，詳參王琛發 2001a，頁 21-25 及 2001b，頁 35-36。因當時的天公壇在佛教法脈方面屬臨濟宗，故此，會公抵檳即赴天公壇掛單，乃是有著宗脈上的淵源關係。

⁸⁴ 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 1966，頁 25。

⁸⁵ 太虛大師接受國民政府的委任，組織並率領中國佛教訪問團出訪南亞與東南亞各國與地區，俾宣傳抗日。該團於 1939 年 10 月中旬自雲南出發，越 7 個月餘，經緬甸、印度、錫蘭、泰國、馬來半島等地，後回到昆明，完成以佛教菩薩道德濟世精神鼓舞並聯繫抗敵衛國情誼的任務。



慎跌倒，並因此而臥病數月之久。⁸⁶

民國 30 年（1941），因信徒李素嬌竭誠請師應供，會公乃慈悲允之，離開天公壇而赴李氏書室接受供養。應供期間，會公同時也應請而在椰腳街（Pitt Street）廣福宮（觀音亭）講經。是時廣福宮住持為慧宗和尚，彼對會公極其禮待。此後，會公也應請到檳島對岸的大山腳觀音亭駐錫，為當地信眾大開法席，講了一部《地藏經》。⁸⁷

會公南渡，最後於 69 之高齡移住檳島霹靂路的雙慶寺，⁸⁸並於此開講《楞嚴經》。以此講經因緣故，得林氏昆仲貢獻了升旗山麓的一棟平房，期公常住此山明水秀之島弘法利生，於是乃有會公最後開山並傳下的道場妙香林寺，此已如前述，此不贅言。

五、總結與評論

閩南佛學院網頁介紹該院創辦人時說：「大師以其愛國愛教之熱忱，從事於教化社會，宏揚佛法之工作，而不稍懈！有人請其學術演講者，則演講之，有人請其通俗布教者，則布教之，有人請其主席叢林者，則主席之，有人舉其領袖僧眾者，則領袖之。大師畢生事業，不出於此。」⁸⁹此說誠是。

會公生當中國佛教義學衰微，僧徒多在法會儀式中謀求生計的時代，⁹⁰唯他仍在傳統佛教遺緒中完成其個人的參學過程。會公雖出身

⁸⁶ 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 1966，頁 25。

⁸⁷ 同上註。

⁸⁸ 雙慶寺原是福州西郊祭酒嶺山脈怡山山麓西禪寺的海外下院。

⁸⁹ 心雄 1989，<http://www.nanputuo.com/nptxy/html/200612/1814265981899.html>。

⁹⁰ 志航法師在〈追溯閩南佛學院的先進〉一文中敘述自己所經歷的近現代中國佛教大環境時說，自己初出家時，有人提議要他人讀閩院，但長輩卻反對，因為「去讀書需要錢，同時將來學成回來。把師父師公都看不起了，到（按：應為倒）不如學習一些經懺，一來可以賺些補助衣單，二來大家也有的分，豈不是兩全其美」云云，由此可見，在一些有遠見的大師為教



子孫道場，並且不曾張揚改革教制的旗幟，卻在恰當的時機發揮了恰當的角色，協力促成閩南地區俱指標性的子孫叢林改換舊制，落實轉型為十方道場；化公為私之後所開展的弘法事業，對閩南乃至整個中國佛教的大環境，都予以一無可忽視的重大影響。參與並促成南普陀寺之改制以及創辦閩南佛學院，可說是會公對現代中國佛教的最大貢獻，尤其是閩院栽培而出的優質學僧對中港臺以及東南亞漢傳佛教的影響，在會公身後的數十年仍然延續。會公雖然見不到閩院學僧在整個 20 世紀後半葉的持續影響，但以會公之遠大目光，想來應該是在所料想之中的。

更尤其是，會公始終胸懷十方，對自己一手創辦的事業，也沒有理所當然地視為私有，而是審時度勢地站在全佛教利益的角度來慎重考量，從而讓閩南佛學院在開辦之後穩健邁入輝煌時期。會公雖然在換屆之後「放下」閩院，卻沒有置之不理，而是一直站在恰當的位置發揮自己的作用。在閩院開始呈衰退之勢時，會公再度接受重托，以一己老邁之軀來承擔整頓閩院的沉重責任。由此可見，會公具備著「擔得起，放得下」的崇高僧格。

會公自身在叢林佛教的學習系統中所形成的知識架構，並沒有成為他回應時代的障礙。反之，他以傳統叢林所養成的學德背景，卻與出身新型佛教教育學堂以及深受革命思潮影響的太虛大師，有著心靈上的密切契合。他雖然不是佛教改革風潮中引人矚目的吹螺手；但是，對推動革新運動的虛大師，一直都予以無私的支持，此是一無可否認的事實。因此，會公雖被歸類為新舊夾縫中的人物，卻無法讓人簡單地將他歸入革新或傳統派：他既在待人處事上有著傳統叢林佛教的學德與修為，卻在事業推展方面展現著革新者的氣魄。由於會公有著前者的背景與氣質，讓保守派對他免除了先入為主的心防，從而讓

運的延續而積極辦學時，一些守成者卻對新式僧學堂懷有成見，生怕自己的子弟在接受新式教育之後，不肯再因襲傳統模式的經懺佛教。詳見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 1966，頁 125-128。



他的改革事業少了許多不必要的障礙，乃至得以深入傳統葛藤糾葛的子孫叢林。我們很難說，會公只是不自覺地做著佛教改革的事，因為以他在辛亥革命之初即與虛大師（以及圓瑛法師）晤商教運之事，再證諸他一生事業中的具體成就，很難他對佛教內部所作的改革是完全沒有自覺，只是，會公的傳世文獻中幾乎不存見這方面的言論，故而讓人無法窺見他這方面的思路。然而，他的具體行事與成就，已經向我們透露了這方面的信息矣。

會公的生命段落，正好落在近現代中國乃至中國佛教內憂外患，甚至世界局勢都動蕩不安的非常時期，家國的憂患、佛教的憂患，在會公的一生中都不曾稍減，尤其在其生命的最後段落，更還遭遇國土淪陷、自身流落域外的無奈世局。會公雖披染出家，但對於家國憂患乃至民族大義，卻絲毫不含糊。也因為有著一股寧折不屈的民族氣節，讓會公恥於與敵偽為伍，終致在近古稀之年飄泊南洋，最終尚且無法回歸故土。是為會公人生的大不幸，但大時代的因緣如此，會公的大不幸何嘗不是馬新佛教之大幸？

因為早期遷民的關係，閩南佛教與馬新佛教的淵源深厚，近代閩南一代名僧會泉法師以太平洋戰爭之故，而在最後開山建寺的檳榔嶼妙香林寺圓寂，是兩地佛教因緣深厚的時代註腳。會公法師的一生對閩南佛教建樹昭著，他住寺修廟、辦學育僧，在儀軌法事與修持德行等各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他兼具開闊的胸襟與遠大的目光，能敬有德與提攜後進，對後輩學人樹立了一代大師的典範。

最後，弘一大師為會公題寫的「會心當處即是，泉水在山乃清」，我們若以會公一生之行事來解之，或曰：會公對其所處時代之承先啟後的歷史關鍵性，自是有所「會心」，故而一生一心為教為眾生而席不暇暖；在出世與入世之間，會公之一生始終磊落如日月，清澈如山泉，未染混濁奔騰之俗世汗流，對佛教對民族與國家，可說都無欠無虧。



附錄一：會泉大師生平簡譜

公元紀年	中國紀年	年齡	會泉法師生平行事	中國佛教大事
1874	同治 13 年	1 歲	會公出生於閩南泉州府同安縣小西門鄉，行二。	
1880	光緒 6 年	7 歲	父喪。	
1886	光緒 12 年	13 歲	母病。	
1887	光緒 13 年	14 歲	母喪。	
1892	光緒 18 年	19 歲	公於廈門虎溪岩寺披剃，禮善溫和尚為師，法名明性，表字會泉。	
1893	光緒 19 年	20 歲	至漳州南山崇福寺禮佛學老和尚受具足戒，得戒後復依止佛乘和尚學戒。	
1894	光緒 20 年	21 歲	沿海路至浙江寧波太白山天童禪寺參學，並到南海普陀山觀音道場巡禮，於彼參禮印光大師。	中日戰爭爆發。
1895	光緒 21 年	22 歲	在天童聽諦閑老法師講《法華經》，並發心研學天臺教儀；同年復朝普陀，於彼聽幻人法師講《法華經》。	
1896	光緒 22 年	23 歲	在天童聽寒橋老法師講《楞嚴經》，冬則入禪堂。	
1897	光緒 23 年	24 歲	仍在天童參學，聽幻人老	



			法師講楞嚴宗通，與圓瑛法師同參，天童住持敬安老和尚更對公予以指點。後隨侍幻人老法師於常州復聽法華。	
1898	光緒 24 年	25 歲	在鎮江焦山定慧寺聽通智老法師講《楞嚴經》，冬則入住金山寺禪堂，時與虛雲和尚為同參。	戊戌變法。
1899	光緒 25 年	26 歲	仍住鎮江金山寺禪堂參究。	義和團事起。日本東本願寺在漳泉地區設別院。
1900	光緒 26 年	27 歲	春，公自浙至皖大通和悅州聽月霞老法師講《楞嚴經》，並隨月老學賢首五教儀，是時並朝禮九華山地藏道場。後返天童，復聽通智老法師講《楞嚴經》，冬則在天童打禪，有所契合。	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敦煌千佛洞發現古代文書。
1901	光緒 27 年	28 歲	返廈南普陀，時喜參老和尚傳戒，公被延為陪堂，並負責戒場事務。	
1902	光緒 28 年	29 歲	至南安雪峰寺親近佛化老	



			和尚，並依之學習易經與禪理。	
1903	光緒 29 年	30 歲	在雪峰，得喜宗老和尚傳法。	中華革命同盟會成立。
1904	光緒 30 年	31 歲	仍住雪峰，夏則在廈門壽山岩半山堂開講《楞嚴經》。	太虛大師出家、受戒。
1905	光緒 31 年	32 歲	再度赴浙，到寧波天童寺聽道階老法師講經，包括彌陀蒙鈔、唯識、因明等經論，亦於杭州靈隱寺聽慧明老法師講《金剛經》。	
1906	光緒 32 年	33 歲	仍在天童寺，聽道階老法師講《法華經》，並於圓瑛、太虛等兩年輕法師共住，並於此同立因明三比量。秋，返閩南，襄助泉州承天禪寺啟建水陸道場，前後為期 49 天。	印順導師出生。太虛大師與圓瑛法師在天童寺訂為盟兄弟。
1907	光緒 33 年	34 歲	應請在南安雪峰寺開講《楞嚴經》，時佛化老和尚欲以雪峰丈席托付，令合山住眾跪請，公以化翁猶住世而不受。	太虛大師在西方寺閱藏。
1908	光緒 34 年	35 歲	在泉州承天禪寺病重，寺主雲果老和尚率眾為公祈	楊仁山在南京創辦



			壽，旋即病愈。	祇桓精舍。 張之洞發表《勸學篇》，主張廟產興學。
1909	宣統元年	36 歲	在承天禪寺，為酬答祈壽之盛情，乃開講《般若心經》，並雕版出版《心經集講》1 卷。冬之禪淨七結束，乃返虎溪岩。	太虛大師入讀祇桓精舍半年。
1910	宣統 2 年	37 歲	在虎溪岩創虎溪蓮社，後繼任虎溪岩寺住持，並建「印月樓」。	楊仁山在南京成立佛學研究會。
1911	宣統 3 年	38 歲	仍住虎溪，並開設弘法講座。夏，南普陀喜參老和尚示寂。秋，赴山西五臺山朝禮文殊道場，冬則在寧波接待寺晤圓瑛、太虛二法師，磋商佛教大事。	楊仁山歿。 廣州起義失敗，後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廷。
1912	民國元年	39 歲	南安雪峰寺佛化老和尚傳戒，公任開堂，兼理戒場事務。是年應請赴臺，在基隆月眉山「愛國佛教講	民國成立。太虛大師與仁山法師推



			習會」開講《金剛經》和《般若心經》。是年冬，天童寺敬安老和尚示寂北京，公出席上海靜安寺的敬安和尚追思大會。	動成立佛教協進會，發生「金山寺事件」。中華佛教總會在上海成立。
1913	民國 2 年	40 歲	承天禪寺傳戒，公任開堂，兼理戒場事務。後承住持雲果老和尚遺命，接掌承天禪寺。	敬安和尚在北京圓寂。太虛大師發表「三大革命」演說。
1914	民國 3 年	41 歲	修整承天禪寺大雄寶殿。	月霞法師在上海創辦華嚴大學。
1915	民國 4 年	42 歲	堆造鸚山，乃有承天禪寺八景之一的「鸚山暮雲」。是年並接掌安海龍山寺。	「管理寺廟條例三十一條」公布。
1916	民國 5 年	43 歲	將承天禪寺文殊殿重修為丈室。	
1917	民國 6 年	44 歲	重修承天禪寺之一塵禪堂，並創辦優曇初級學	中國佛教會成立。



			林，此為公辦學之始。	
1918	民國 7 年	45 歲	整修承天禪寺功德樓前之園圃。	太虛大師發表《政理僧伽制度論》。
1919	民國 8 年	46 歲	在承天禪寺大殿前辟放生池。	諦閑法師創辦觀宗學社。
1920	民國 9 年	47 歲	仍在承天寺，為住眾謀道糧計，常托鉢與方便說法，皈依者乃日眾。是年赴臺，弟子宏亮隨侍，先後在高雄龍湖庵、超峰寺講經度眾。	《海潮音》創刊。
1921	民國 10 年	48 歲	住寺弘法，倡禪淨雙修，並在泉屬各寺力倡百丈禪風。	修正管理寺廟條例二十四條公布。
1922	民國 11 年	49 歲	是年剃度多位弟子，包括首座弟子宏船法師在內。	太虛大師創辦武昌佛學院。歐陽漸在南京創辦支那內學院。安慶迎江佛學院開



				辦，常惺法師任院長。
1923	民國 12 年	50 歲	是年協助轉逢和尚將南普陀寺改制為十方道場，同時亦襄助轉道、圓瑛等法師重興泉州開元寺，並改制為十方道場。值此期間，公第三次赴臺，師弟會機法師隨行，仍到高雄龍湖庵講經。	太虛大師發起世界佛教聯合會。
1924	民國 13 年	51 歲	接任南普陀寺改制後的第 1 屆住持，並於是年秋在南寺開辦閩南佛學院，公以南寺住持兼任閩院院長。此期間，公亦協助圓瑛法師在泉州開元寺開辦「開元慈幼院」。	太虛大師及其門下與教界長老形成新舊派之爭。
1925	民國 14 年	52 歲	在南寺修砌放生池、建四天王殿。夏，公朝禮南海普陀山，協助清念和尚修建福泉禪院，後印順導師於此披剃出家。	支那內學院擴辦法相大學。
1926	民國 15 年	53 歲	在南寺天王殿旁建功德樓，協助廈門佛化青年會成立，並在鴻山寺設佛教弘誓會。是年，太虛大師	北伐開始。



			來廈，公與轉物、常惺等法師及廈門各界名流盛大歡迎大師。	
1927	民國 16 年	54 歲	南普陀屆滿，因廟產興學事起，公力薦太虛大師接掌南寺與閩院。自南寺退居並從旁協助寺務與閩院院務的同時，公旋接掌漳州南山寺。	太虛大師主持上海法苑開幕。
1928	民國 17 年	55 歲	協助常惺法師在南山寺創辦南山佛化學校，並在南寺主持水陸法會，並以鉢資襄助太虛大師寰宇弘法。是年，公第四度赴臺，先在大仙寺講經，後轉赴龍湖庵，此次逗留期較長，期間在臺啟建水陸法會。	南京中央大學邵爽秋教授倡議，廟產興學事複起。
1929	民國 18 年	56 歲	在慧月精舍開講《大乘起信論》，並出版《大乘起信論科注》。	太虛大師在武昌推動成立世界佛學苑。
1930	民國 19 年	57 歲	接掌南安碧雲寺，同時接任萬石岩寺住持。	邵爽秋的廟產興學提案被通過與執



				行。 印順導師 出家。
1931	民國 20 年	58 歲	應轉塵和尚之請在泉州承天禪寺講《楞嚴經》；同年，泉州大開元寺傳戒，公任教授阿闍黎，並代戒和尚轉道和尚說戒。	經教界爭取，政府明令維護寺產。
1932	民國 21 年	59 歲	在廈門虎溪岩設楞嚴學會，並以此講經因緣，得楊世時居士出資修葺萬石岩寺。是年，《金剛經講要》出版。	太虛大師在武昌設立世界佛學苑圖書館。 諦閑法師歿。
1933	民國 22 年	60 歲	在萬石岩寺開辦佛學研究社，從學者六十餘人；應嶺東佛學會之邀赴汕頭開講《金剛經》。 春，弘一大師在妙釋寺講四分律戒本，公每日列席聽講，此後乃改宗南山律。是年秋，在南普陀寺創設佛教養正院，禮請弘一大師為發起人。 《阿彌陀經集講》出版。	汕頭嶺東佛學院開課。 山西趙城發現金刻大藏經。
1934	民國 23 年	61 歲	在萬石岩佛學研究社開講	智光法師



			多部經典，而以《楞嚴經》為主。 出版《佛學常識易知錄》。	創辦焦山佛學院。
1935	民國 24 年	62 歲	泉州承天禪寺傳戒，公應請為羯磨阿闍黎。以此戒會因緣，公協助黃元秀專員復興同安大輪山梵天寺，並舉師弟會機法師為住持；後葉定國夫婦始建蓮花山佛心寺，公為開山住持。 出版《金剛經集講》；是年，廈、漳、泉、菲、星等地的閩南籍諸山倡議組織佛教公論社，8 月出版《佛教公論》月刊，時公在星弘法，仍被推為社長。應廈門高等法院院長李襄宇之請赴監獄弘法。	佛教日報創刊，太虛大師任社長，範古農任總編輯。
1936	民國 25 年	63 歲	修復廈門中岩鄭成功讀書處，禮請弘一大師及其隨從弟子居之。 是年出版《普門品集講》。	西 安 事 變。 印順導師完成閱藏。
1937	民國 26 年	64 歲	複任廈門南普陀寺第 5 屆住持。是年，日軍南侵並轟炸廈門，虎溪岩寺印月	七 七 事 變。



			樓遭炸毀一角，公之禪房法物毀損甚多。	
1938	民國 27 年	65 歲	廈門危局中，公與弘一大師共居萬石岩。後，公偕同弘公、轉逢和尚在鼓浪嶼主持護國息災法會。 農曆 5 月 5 日，廈門淪陷，日方謀欲公出任偽職，公乃避居鼓浪嶼，並趁夜登豐平號輪船離廈，經香港轉赴新加坡，住龍山寺。	四川佛教會開辦僧伽救護訓練班。
1939	民國 28 年	66 歲	在新加坡龍山寺開講《金剛經》和《六祖壇經》，經會畢，乃移住轉道和尚開山的光明山普覺寺，後攜徒赴緬巡禮，期間應當地信眾之請方便開示。	太虛大師率領中國佛教國際訪問團出訪南亞與東南亞。
1940	民國 29 年	67 歲	應請赴棉蘭講經三個月，後當地信眾建一菩提精舍以志此事。 同年，住檳城升旗山麓天公壇靜養數月，時值太虛大師率佛教訪問團抵檳，公乃與太虛大師在鶴山極樂寺晤談敘舊。後於天公壇樓上跌倒，臥病數月。	樂觀法師率領佛教國際步行宣揚隊自重慶出發。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舉行坐床大典。



1941	民國 30 年	68 歲	應信徒李素嬌之請住李氏書室，並在廣福宮（觀音亭）講經，後亦赴大山腳觀音亭講《地藏經》。	
1942	民國 31 年	69 歲	移住檳榔嶼霹靂路雙慶寺開講《楞嚴經》。以此講經因緣，得檳嶼林炳照、炳坤昆仲發心在升旗山麓修建妙香林寺，公抱疾往視工程。是年 12 月 15 日乃因病重而遷居，並致函新加坡諸長老，轉物、轉解、轉岸等諸和尚乃北上視疾。	弘一大師歿。
1943	民國 32 年	70 歲	正月 15 日，公說偈別眾後，在念佛聲中安詳示寂，僧臘 51，戒臘 50。	歐陽漸歿。



附錄二：圖片



圖 1：會泉法師法相（翻拍自檳城妙香林寺會泉學苑）





圖 2：馬來西亞檳榔嶼升旗山麓妙香林寺的會泉大師紀念塔



圖 3：檳榔嶼妙香林寺會泉學苑裡的會泉祖師紀念堂





圖 4：妙香林寺會泉學苑的正面



圖 5：妙香林寺舊照（妙香林寺提供）





圖 6：兒童佛學營活動結束後營員與法師在會泉學苑前合影



參考文獻

- 于凌波。2000。《民國高僧傳續篇》。臺北：昭明出版社。
- 太虛。1971。《太虛自傳》。新加坡：南洋佛學書局。
- 心雄。1989。〈閩南佛學院創辦人會泉大師生平〉。《閩南佛學院學報》，第 1 期。
- <http://www.nanputuo.com/nptxy/html/200612/1814265981899.html>，2008 年 6 月 25 日。
- 王琛發。2001a。〈檳城道觀佛地天公壇（上）〉。《無盡燈》，第 171 期，頁 21-25。
- 。2001b。〈檳城道觀佛地天公壇（下）〉。《無盡燈》，第 172 期，頁 35-36。
- 王榮國。2000。〈禪宗在福建的傳衍及其法派〉。《法音·福建佛教特輯》，第 1 期，頁 30-33。
- <http://www.plm.org.hk/qikan/fayin/dharma/2k01/g2k01f07.htm>，2008 年 6 月 26 日。
- 。2005。〈閩南佛學院大事記 1925-2004〉。《閩南佛學學報》。
- <http://www.nanputuo.com/nptxy/html/200711/1814325896780.html>，2008 年 6 月 25 日。
- 印順。1991。《太虛大師年譜》。臺北：正聞出版社。
- 江粲騰。1997。《臺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 1895-1995》。臺北：南天書局。
- 何錦山。1995。〈培養僧才的搖籃——紀念閩南佛學院創辦 70 周年、復辦 10 周年〉。《閩南佛學學報》，第 2 期。
- <http://www.nanputuo.com/nptxy/html/200703/1814292748326.html>，



2008年6月25日。

作者不詳。〈南洋高僧傳·宏船法師〉。

http://72.14.235.104/search?q=cache:C0eUHE2gRK8J:www.sgwriting.com/16427/viewspace_13857.html+%E3%80%90%E5%8D%97%E6%B4%8B%E9%AB%98%E5%83%A7%E4%BC%A0%E3%80%91%E5%AE%8F%E8%88%B9%E6%B3%95%E5%B8%88&hl=en&ct=clnk&cd=1&gl=my&client=firefox-a，2008年6月28日。

李添春。1973。〈我與會泉大師的一段因緣〉。《南洋佛教·會泉大師百齡紀念專號》，第56期，頁32-33。

秦啟明。1996。〈煥發於滄桑之後：漫話閩南佛學院〉。《閩南佛學學報》，第1期。

<http://www.nanputuo.com/nptxy/html/200703/1814293033201.html>，2008年6月24日。

高文顯。1973。〈憶念會泉大師〉。《南洋佛教·會泉大師百齡紀念專號》，第56期，頁20-22。

高振農。1992。《佛教文化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張之洞。2002。《勸學篇》。上海：上海古籍書店。

張華。2004。《楊文會與中國近代佛教思想轉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陳全忠。2000。〈甘露滋閩臺法雨潤南洋：會泉大師生平述評〉。《閩南佛學院學報》，第1期。

<http://www.nanputuo.com/nptxy/html/200703/1814310774890.html>，2008年6月24日。

麻天祥。1994。《反觀人生的玄覽之路——近現代中國佛學研究》。貴



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傳敏。2004。《法門龍象百年瑞今》。

<http://www.plm.org.hk/qikan/fj/2004/01/011.htm>，2008年6月25日。

傳馨。2000。〈分派洛伽開法宇 至今鷺島仰名山：記廈門五老峰南普陀寺〉。《法音·福建佛教特輯》，第1期。

<http://www.plm.org.hk/qikan/fayin/dharma/2k01/g2k01f11.htm>，2008年6月25日。

會泉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1966。《會泉大師二十周年紀念刊》。新加坡：南洋佛學書局。

——。1996。《會泉大師全集》（上下冊）。新加坡：南洋佛學書局。

演啟。1989。〈南普陀寺改子孫廟為十方叢林的轉逢和尚〉。《閩南佛學學報》。

<http://www.nanputuo.com/nptxy/html/200612/1814265935603.html>，2008年6月24日。

劉成有、梅海子。2004。〈廟產興學與佛教革新〉。《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3期，頁93-94。

鄧子美。1996。《傳統佛教與中國現代化：百年文化沖撞與交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